

诗探索

hī

tansuo

3

1982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谢 冕					
副主编	丁 力	杨匡汉				
编 委	丁 力	公 木	公 刘	尹一之	易 征	
	孙绍振	宋 垒	杨匡汉	闻 山	张 炯	
	唐 祈	袁可嘉	晓 雪	雁 翼	谢 冕	
	樊发稼					

诗 探 索

1982年第3期(总第8期)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76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册

统一书号: 10190·125 定价: 0.75元

48.087
144
:3
5.1

目 录

1982年第3期（总第8期）

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

本刊评论员

· 新探索 ·

- | | | |
|----------|-------|-----------|
| 镍币 | 赵恺创作 | 何火任评点（8） |
| 红纱巾 | 李小雨创作 | 陈素琰评点（14） |
| 被黑布蒙住眼的人 | 周嘉堤创作 | 高洪波评点（19） |
| 神女峰 | 舒婷创作 | 黎望评点（24） |
-

· 新诗发展问题探讨 ·

- | | | |
|--------------------|-----------|----------------|
| 论生活、想象和真实世界的关系 | | |
| ——兼谈当代诗歌的抒情个性 | | 骆寒超（29） |
| 源于当代生活的诗 | | 周启万（42） |
| 音乐·诗歌·格律 | | 何凯歌（53） |
| 诗歌形式的历史趋向：自由体与逼近口语 | | 降大任（69） |
| 为了散文诗的繁荣 | | 耿林莽（77） |
| 近年来诗歌评论四人谈 | 刘斌
吴思敬 | 陈夏运
苗雨时（82） |
-

· 诗人诗作研究 ·

- | | |
|-------------|---------|
| 闪光的破碎的爱：《瓶》 | 孙克恒（94） |
| “通向诗国的堂奥”之路 | |
| ——谈臧克家的艺术探索 | 李庆立（99） |
| 滴滴汗水撒在泥土里 | |

——苏金伞的诗歌创作	西 羽 (105)
心中蕴藏着一个奔腾的大海	徐瑞嶽 (114)
太阳在流沙上闪烁	
——流沙河和他的诗	熊光炯 (119)
情采芬芳 别开一枝	
——谈罗沙的小叙事诗创作	李元洛 (136)
“我是沸泉”	
——骆耕野和他的诗	钟 文 (141)

诗的高层建筑	郑 敏 (149)
试论柔巴依	(维吾尔族) 乌铁库尔 (159)
试谈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	王辛笛 (167)

• 诗 窗 •

迪兰·托麦斯小论	裘小龙 (181)
诗论	[英] 杰拉尔·德·布伦斯 李 辉 选 译 (187)

• 新收获 •

远方的海韵	杨光治 (191)
春花又一枝	
——读《花海》	王宗法 (201)

• 诗通讯 •

论诗美书	书 良 (208)
在诗探索的道路上	唐 祈 (211)
补白	刘福春 丁力 雨波 (22、112、217)
封面设计	曹辛之

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

本刊评论员

粉碎“四人帮”六年以来，广大诗歌作者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广阔道路上，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诗坛恢复了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面对当代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愿望和心声。诗人们大大开拓了生活和诗的视野，将昨天、今天的种种斗争和创造，以及挫折与希望、阴暗与光明，升华并结晶为诗情之美，使诗作的主题和题材走向多样化。相当数量的诗歌作者还注意体现自己的创作个性，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促进着形式与风格的百花齐放。诗歌理论也由多年来的沉闷走向活跃。我们业已汇成了一支老中青诗人四世同堂而又生气勃勃的诗歌队伍。八十年代的新诗前景是光明的。

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主流、肯定成绩。但也毋庸讳言，与我们所处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时代相比，与激流勇进的生活主潮相比，诗歌的声音确实还不够昂扬有力。近年诗作中有一部分作品不能适应广大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精神需要；有些作品的色调失于过份的灰暗、低沉，或徒具华美新奇的外壳而缺乏扎实的思想内容；个别作品更反映了认识的片面和情绪的偏激，甚至扭曲了生活的本质真实；在为数不少的刊物上，抒发狭小情思的浅

吟低唱偏多，而奏出时代主调的强音则相对甚少。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深思。

是的，我们要向近年来那些在诗歌形式和风格方面勇于创新的探索者们致意，并继续鼓励这种探索。但是，目前诗歌的问题主要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每一个有着革命责任感的诗人，面对近几年我国整个社会生活经历的历史性变革，面对人民在自己酷爱的土地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宏伟斗争，面对各条战线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开拓者们的丰功，面对艰难起飞中人民群众所迫切关心的种种问题，如果躲进了狭小的艺术象牙之塔，而对上述富有时代革命内容的事物有所忽视，那决不能说是尽了诗人之职。为了使我们的诗歌探索健康而有力的开展，内容问题，诗歌反映生活脉搏和时代精神的问题，理应引起广大诗作者的充分重视。诗歌形式的创新无疑也是重要的，但形式毕竟取决于内容。在艺术的发展中，任何时候形式都不是创新的唯一尺度。诗歌要阔步前进，广大诗歌探索者们就必须走到生活的前列，不断思考并深刻地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新时期，有力地传达人民的革命新情绪、新愿望。一句话，必须进一步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

要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我们的诗作者首先一定要正确处理“自我”与时代、人民的关系。我们强调诗歌要反映时代精神，要抒唱人民之情，并非笼统地否定诗人的表现主观世界或摒弃艺术中的自我。诗歌，特别是抒情诗中必然有诗人的“自我”，必然要传达诗人的主观思想感情，也必然是独标真襟方见抒情个性，这本属文学创作的常识。但不能把文学艺术、包括诗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自我表现”，反对诗人的“自我”脱离前进中的时代和人民。因为这种理论主张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艺术论，也不符合文学史上为无数杰出的诗人所提供的基本的历史经验。任何诗人都不可能因为仅仅歌唱离群索居的一己屑小的悲欢而显得伟大。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诗人又莫不因为能够敏锐地感受时代的命

运和人民的呼吸，并通过诗人“自我”的富于艺术个性的声音，有力地表现他所属的那个时代和人民，才使自己的诗歌获得长久的生命。普希金就提出可以以个人为中心，但诗人须是人民感情和智慧的表达者。那么，对于今天的诗人来说，通过与时代和人民密切结合的“自我”，去表现“我”所属于的人民和时代，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诗的思想深度和所表现的精神境界，总要建立在对时代、对人民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上。一个诗人也只有深刻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理解奋斗于多难中兴邦的人民，才能在诗中找到自己的崇高位置，也才能激发自己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情。

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还需要正确处理题材多样化与提倡重大题材的关系。当然，题材不能决定一切。小题材未必不能寓意精深而很好地表现时代，而一些自称是写了“重大题材”的作品并非一定真正写出了时代和人民。我们时代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人民的审美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当进一步克服题材单一化的流弊，继续鼓励题材的多样化，更为色彩缤纷地反映我们时代生活的面容。但是，题材又毕竟有轻重之分，时代生活诸方面也有主次之别，各种客观事物在人们心理上引起的反响也有强弱之异。那些包含着巨大的真理和道义力量、包含着丰富深厚的历史内容的事件和情绪，如能在诗歌中得到完美的表现，其美学价值自然不是一般的浅吟风花雪月之作可以匹比。诗人要通过自己的作品积极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不能不有比较地选择题材。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鲁迅的这句名言同样适用于诗歌创作。今天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肩负着十亿人民新生活的宣传者和鼓动者的历史重任，那么，反映全国各民族人民以及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愿望和实际行动，表现他们于这一历史活动中的崇高精神世界，倾泻对前进着的新生活的热情，应是责无旁贷的。至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展变革，多少壮怀激烈、悲歌慷慨的风流人物，也都可以而且应当凝于笔端，

以利于世世代代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丰富人们高尚的心灵。风花雪月、草木鱼虫并非不可以写。但也应透射出与时代、与人民相通的诗情，避免空与滥。我们主张题材多样化，但不可忘记重大题材对于一代诗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今天，一定要有革命的战鼓、进军的号角、振动亿万人民心弦的时代强音。近几年来题材重大的长篇叙事诗或抒情史诗收获甚少，我们也热切地希望诗人们重视这方面的创作，写出富有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的新的史诗来。

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还要正确处理“歌颂”和暴露的关系。尽管诗歌的任务不止于歌颂和暴露，但任何具有时代责任感和鲜明爱憎的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与反映都不免有所歌颂，也有所暴露。我国古典诗歌历来都重视美刺的作用。只许歌颂而笼统地反对暴露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今天，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歌颂和暴露，都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阻碍我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错误行为、错误思想、错误倾向，对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黑暗面、消极面，不但可以而且应当怀着美的理想和对光明的追求，去进行坚决地揭露和诗意的裁判，这是革命诗歌战斗性的表现。但不能因此而反对歌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现实生活的主导力量还是光明面。即使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黑暗年代，党和人民中都仍然存在战胜这种黑暗的光明力量。因而歌颂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事物，歌颂祖国、党和人民，歌颂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的新人及其斗争业绩，同样是革命诗歌战斗性的表现。我们一定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现实生活中光明的东西总是主要的、大量的。自然，由于旧社会残余的存在，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尚欠完善，若干弊病和阴暗乃至黑暗的东西出现了，但也正是党和人民通过自己的工作和斗争力求加以克服的。这是现实生活革命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现实的具有本质意义的真实。我们的诗歌创作不应回避现实中的矛盾，但也一定要注意区别不同的时

代，要准确和辩证地去把握现实，站在党和人民的革命立场去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对现实生活中的反面事物，应该有革命的义愤，却不应陷于偏激。义愤出诗人，但偏激却很难出思想深刻的诗人。偏激之作也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为这样的作品对生活的反映往往欠全面和准确，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把局部当整体，把偶然的、暂时的东西写成必然的、永恒的东西，导致丧失分寸感和对现实的歪曲。我们的诗人对现实生活应该保持昂扬的战斗激情，保持鲜明的革命爱憎，对一切有利于人民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坚决歌颂之，对不利于人民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坚决暴露之。但对反面现象的批评和暴露一定要认真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分寸，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为了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在艺术创作方法方面，我们要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也提倡革命浪漫主义。粉碎“四人帮”以来，正由于广大作家恢复和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使我们的文学，包括诗歌摆脱了瞒和骗的绝境，和“假、大、空”的弊病，复苏了文学的真实的生命。但现实主义并非唯一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不仅不排斥其他创作方法，而且历来不断从其他创作方法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使自身充实与丰富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先进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诗歌只要来之于现实生活并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那么，完全应该允许和鼓励诗人们根据自己的艺术素质、才禀和表现对象的具体特点，对创作方法作各种有益探索。当前，面对着我们亿万人民正在进行的充满理想、正义和信念的宏伟壮丽的事业，面对着一代新人胸中包容的豪迈激情，革命浪漫主义在诗歌创作中尤应有它的地位。林彪、“四人帮”曾把瞒和骗的文艺以及“假、大、空”连篇的诗歌诬为“革命浪漫主义”，这是对革命浪漫主义的歪曲。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精神并非脱离现实，相反，它孕育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并且展示着现实必然的未来。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和激情，及其张起的幻想和想象的翅膀，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改造环

境，推动历史前进的极其宝贵的精神力量，如同烛照前路的炬火，永远为人民所需要。这是我国诗歌从屈原、李白以迄新文学初期郭沫若的《女神》所体现的源远流长的浪漫主义传统所证明了的。我们深信，只要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提倡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也鼓励革命浪漫主义和其他创作方法的艺术实践，那么，中国的新诗将会奏出更丰富更雄伟的时代的交响乐，也更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多种多样的审美需要。

我们要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归根结底，还是要使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跟上时代。当然，在任何艺术创作中，艺术修养和技巧都是重要的，这方面也有扩大视野，不断精益求精，不断丰富自己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不断向上攀登的问题。我们必须力戒粗制滥造，在技巧上付出艰苦的劳动。为了诗歌有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应该提高诗歌创作的美学水平，把学习诗歌遗产和立足艺术创新结合起来，随着现代生活的前进，不断发展自己的艺术思维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以利于使诗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博采众长，更有力地表现在新的历史进军中的我国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但比之形式、手法和技巧，对于一个努力使自己成为人民喉舌和时代歌手的诗人来说，思想和生活更为重要。只有深厚的生活才能使创作获得不竭的源泉。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赋予作品以不灭的灵魂。要在诗歌界造成重视理论的气氛。诗人不可能都成为思想家，但要认清时代、辨明真伪、观察与分析生活，深刻地把握复杂的生活并点燃自己的理想的火焰，得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在今天就不能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用先进阶级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诗人也只有投身到生活洪流中去，才能切身感到生活在前进，把握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所产生的新的深刻变化，也才能获得不竭的诗的灵感和不可遏制的与时代、人民相通的创作激情。对“伤痕”的“反思”要更深刻，准确地把握本质、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但思想感情不应老停留在业已逝去的“伤痕”年代，甚至

沉溺于寻寻觅觅之中。不应满足于对人民的抽象热爱，或止于反复咀嚼个人的悲欢，而要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熟悉斗争中前进的人民，开掘和传达他们中间先进的人们那种富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思想情绪和美好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诗，应当是鼓舞人民前进的战斗旗帜、刺向敌人营垒的锐利投枪、献给劳动者的芳香鲜花或抚慰受伤者心灵的温柔琴弦。即便是一帧小画，一支短笛，一卷充满哲理的沉思，一腔奔涌江河的激情，都应透出强烈的时代气息，饱孕人民的智慧和爱憎，引导人们正视现实，给人们以美的意境、美的情思、美的韵律，美的满足和振奋。是的，我们相信，时代会唤来这样的诗歌，人民的诗人也一定会创作出越来越多这样的诗歌。让我们加强诗歌内容的革命时代性，勇于进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精心地从事艺术创造，努力用具有思想艺术质量和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并继续扶植新生力量，鼓励后来居上，那么，我们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的诗歌黄金时代，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 诗 论 录 ·

在人家还没有开始的地方开始起来，在人家还没有完成的地方去完成它。

——艾 青

诗本是发明的事业，首首诗都要有前人未到的境地。

——郭沫若

成天吟诵伊利亚得的但丁，写出来的却是他自己底神曲。

——钟敬文

镍 币

赵 恺 创作 何 火 任 评 点

一派庄严的天真，
满脸肃穆的雅气：
一个七岁孩子，
握着一枚镍币。
握着崭新的镍币，
乘着崭新的电车，
那神色，
胜过维多利亚女王出席加冕典礼。

是的，
仅仅五分钱：
不足一张电影票的半数，
相当一包香烟的六分之一。
可是，对于七岁的孩子，
五分钱，
难道不是一笔丰盛的积蓄？
货币的价值规律，
怎能取代生活的“价值规律”？

是省下一支冰棒、一块糖果？

是省下一杆铅笔、一方橡皮？

总之，

孩子终于庄严出征了：

用自己省下的镍币，

敲开自己向往的天地。

去看看大熊猫，

去看看小狐狸，

去看看新来的黑天鹅，

去看看久别的珍珠鸡。

去创作一幅猴子山素描，

去构思一篇飞禽馆游记。

唉呀，千万别忘了问问动物园里的老爷爷：

该怎样喂养自己那条刚刚讨来的热带鱼？

呵，

一枚镍币，

一片心驰神往的天地。

突然间，

为了一个青年不买车票，

爆发了一串愤怒的霹雳。

难道真是缺着了五分钱？

不，

共和国国徽，

在青年的衣袋里哭泣。

一枚哭泣的镍币，

一枚欢乐的镍币，

一道前进在时代的车厢里。

但国徽上闪烁的泪滴，
怎忍乘着共和国的电车，
去站湿二十一世纪？

在颤栗的沉默中，
突然响起一个孩子颤栗的言语：
“我给叔叔买票吧，
阿姨。”
接着，
缓缓地，
缓缓地，
人丛中举起一只柔嫩的手臂——
中华民族那银色的希望，
正高擎在孩子的掌心里……

是我们“救救孩子”？
是“孩子救救”我们？
1981年也踏上电车，
去追寻鲁迅1918年那个呐喊的警句。

（选自《上海文学》1981年12期）

金钱仿佛有一种魔力，能透视出各色各样的灵魂。即使小小一枚五分镍币，在它面前，高尚的精神闪耀光彩，而卑劣行径也无法遁形。青年诗人赵恺，很善于捕捉生活的闪光，并擎起这光亮去烛照阴暗的角落。《镍币》这首诗，正是诗人以敏锐的艺术眼力，从生活的波澜中摘取的一朵璀璨的浪花。诗所呈现的艺术画面，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蕴藏了深刻的生活辩证法和人生哲理，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灵魂。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一切污秽的腐败物总是被它无情地嘲弄

和抛弃。金钱并不是罪恶的象征，但被金钱锈蚀了灵魂的人从未绝迹。诗人在他另一首诗《我爱》中，曾对“枕在金钱上的爱情，浸在酒杯里的权力”等丑恶现象进行了针砭。这首诗里，诗人又把一个乘电车不买车票的自私龌龊的幽灵押到道德的法庭上鞭打。这个不买车票的青年并非缺着五分钱，而是在人生价值的天平上，堂堂身躯的份量不及五分镍币重。哦，那枚共和国国徽上闪烁着“泪滴”的五分镍币，“在青年的衣袋里哭泣”。七岁的“孩子”用自己心爱的五分钱赎回“青年”失落的灵魂。这一头脚倒置的“生活形象”折射出今天社会现实的某种变态特征。诗人手中挥动的艺术鞭子抽打得如此有力。他把丑行推到强烈的聚光灯下，置于无地自容的尴尬境地。“是我们‘救救孩子’？是‘孩子救救’我们？”两个问号赫然闪在眼前，象两只有力的手，紧紧揪住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灵颤栗，促我们严肃地思考而坐卧不安。

这里有生动的辩证法。诗人洞察时代的风云、生活的堂奥，因此，他提出的问题，大胆而深刻。一九一八年，鲁迅就发出“救救孩子”的惊天动地的呼喊，六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一九八一年，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三十二周年，生活中竟然发生需要“孩子救救”我们的事。这，令人痛心吗？令人高兴吗？是的，令人痛心，也令人高兴。因为，这是坏事，也是好事，是前进中的坏事，曲折中的好事。十年内乱，扭曲了当时尚不谙世事的一代人的心，他们的多数经历磨炼和思考而奋发起来，然而也确有陷污泥而不知自拔者。今天的孩子不一样了，他们没有赶上那疯了一般的年代，没有目睹一幕又一幕“打、砸、抢”的恶剧，心灵的纯洁没有被污染和践踏。人民共和国的灿烂阳光，胸前飘扬的五星红旗的一角，祖辈、父辈的耳濡目染，使高尚精神的嫩芽在他们的心田萌发。于是“孩子”比“青年”高大，正气压倒邪气，丑被美征服，善战胜恶，黑暗由光明代替，组成了当今生活的特殊画面和旋律。

诗人懂得，写诗不是摹拟生活，而是采摘生活的花朵，欲使生活的辩证法升华为艺术的辩证法，必须经过智慧熔炉的冶炼。他无意去展览“青年”内心的肮脏和外形的狼狈，把这一角留给读者用想象去补充，而着力于对生活中美的开掘，沿着“孩子”童稚心灵的轨迹，舒展诗的画面，追寻美的闪光。诗开头，一个严肃而又天真、稚气的七岁孩子，握着一枚崭新的镍币，乘着崭新的电车，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我们前前。接着，诗人以富于感情和哲理的笔调，抒写了五分镍币在孩子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为了这“一笔丰盛的积蓄”，或许少吃了一支冰棒、一块糖果，少用了一杆铅笔、一方橡皮。然而，孩子用自己省下的镍币，“敲开自己向往的天地”，想象着即将去动物园看到大熊猫、小狐狸、黑天鹅、珍珠鸡的美妙情景。正当那枚镍币在孩子面前描画出“一片心驰神往的天地”的时候，“突然”，呵斥声包围了一个不买车票的青年。孩子在思考。车，在颤栗的沉默中行进。

“突然”，响起一个孩子颤栗的声音：“我给叔叔买票吧，阿姨。”人丛中缓缓地举起一只柔嫩的手臂。两个“突然”，两个出乎意料而在意中的转折。就这样，诗情时而如涓涓细流，时而波澜叠涌，浪峰突起，一步一步把人们引进一个美好的精神境界。

鲁迅曾说：“盖诗人者，撷人心者也。”诗人担负着滋润人的心田，陶冶人的灵魂的责任，无疑要发挥思想和道德的作用，但这思想道德的刀锋必须淬过感情之火，才能具有诗的特殊性能，产生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诗应当把真理从思想的领域转移到感情的领域里。赵恺的诗是他心里的感情燃起来的火焰，这感情是他以独特的方式体验过的，因此艺术的感染力相当强。诗人常常把大跨度的时空感，广阔的生活画面，浓缩、凝聚在诗的形象里，使诗的感情显得格外深沉，大大丰富了诗的思想蕴藏量。

“我把平反的通知，和亡妻的遗书夹在一起。我把第一根白发，和孩子的入团申请夹在一起。绝望和希望夹在一起，昨天和明天

夹在一起。”（《我爱》）对生活感受的如此高度的艺术概括，强烈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一位母亲加上一辆婴儿车，组成一个前进的家庭。”“旋转的婴儿车轮，就是中华民族的魂灵！”

（《第五十七个黎明》）这里，诗人把时代的多彩风貌和复杂特征溶化在一个小小的具体形象中，更见其艺术的精湛。《镍币》的创作，再一次显示了诗人这样的艺术功力。他仅用“爆发了一串愤怒的霹雳”这一句，就勾勒出电车上正义力量的阵容，反映了我们生活的主潮。“一枚哭泣的镍币，一枚欢乐的镍币，一道前进在时代的车厢里。”“中华民族那银色的希望，正高擎在孩子的掌心里……”这些诗句摄出了我们时代的缩影。诗中的感情在流动，在跳跃，每一个字就象一颗火星，一个正在燃烧的原子，闪出不能磨灭的思想来。

赵恺毕竟是诗坛的新手，对生活的揣摩和对语言的锤炼都需要付出更多心血。电车上众多乘客，轰然有一串对丑的怒斥，却寂然无一声对美的赞叹，莫非把世俗的心理也带进了诗的天国？一个七岁孩子，想到去创作一幅猴子山素描、去构思一篇飞禽馆游记，似乎神了点，即使真有这样智力超群的孩子吧，大概也不会很典型。诗中议论性的句子偶见冗赘。一首短诗里选用的词汇重复过多，不能不抹淡诗的动人色彩。我们相信，诗人的勤奋和才华，会促使他登入更高的艺术殿堂，浇灌出更艳丽的诗的花朵。

· 诗 论 录 ·

我想诗歌总该是心声之摄影；譬如向留音机吹送歌声，由音波的振动，刻划成留音机片一样，诗人是把内心的情波之振动传到纸墨上罢了。抒情诗可不待言。便是叙景诗和叙事诗都是这样：诗人所描写的自然，所歌咏的人事，都是经过一道心情的滤过作用，所以叙景不是照像，叙事不是做史。

——郭沫若